

《奇冤报》（《乌盆计》【前本】）

主要角色

刘世昌：老生
赵大：丑
赵妻：彩旦
刘升：丑
判官：净

情节

考四川华阳县缎商刘世昌，贩缎出门三年，方作归计，主仆行至定远县境，因遇雨，投宿于赵大瓦窑中。赵大见其行李甚重，带有巨款，遂即起意谋害，下毒于食中。刘世昌主仆，于是均遭非命。至次日，夫妻二人将二尸捣成肉浆，和入泥中，烧成瓦盆，以灭形迹，可称神鬼不知。直待数年后，张别古见其家顿富，往索前欠，其案方明云。

注释

近来所演《乌盆计》，多仅演《瓦盆诉冤》一段，从张别古出场向赵大索债做起，未见有演全本者。良以此剧唱工本以盆鬼说话告状之一幕为重，故时流往往节演。然前本刘世昌主仆，为赵大毒害时，其做工亦颇吃重，即唱工亦不甚轻，此曲本即其前本也。从前叫天演此，每演全本，贵俊卿亦仿谭派全演，其毒发时，从桌上滚下之惨状，颇足动人。

根据《戏考》第十三册整理

【第一场】

（赵大上。）

赵大（念）越热越出汗，越冷越打颤。
（白）我，赵大的便是，在这定远县东大洼居住。不幸父母双亡，是我夫妻二人，烧窑度日。这些日子，买卖不好，不免将老婆唤出，做些个盆子罐子，烧烧，好到集镇上去卖。
老婆哪里？

（赵妻上。）

赵妻（念）自幼在东庄居住，嫁了个汉子是窑户。
（白）我说当家的，叫我干什么？
赵大（白）我说这些日子，无有什么生意，叫你出来，咱们做点活儿，我好到集镇上去，卖钱使用。
赵妻（白）言之有理，你我到后面去做活便了。
赵大（西皮摇板）夫妻二人把后窑进，
取点柴火烧瓦盆。

（赵大、赵妻同下。）

【第二场】

（刘世昌上，刘升随上。）

刘世昌（西皮摇板）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白）卑人，刘世昌，乃四川华阳人氏。前奉母命，进京贩卖绸缎，是我主仆二人，讨清帐目，转回家园。刘升，带路。
（西皮原板）自从那年离乡井，
思会双亲常挂在心。
主仆贸易三年整，

(西皮摇板)
 讨清帐目转回家门。
 走过了多少州县郡，
 晓行夜宿马不留停。
 一霎时乌云起天盖定，
 倾盆大雨洒淋淋。
 叫刘升与爷把路引，
 寻找旅店把身存。

(刘世昌、刘升同下。)

【第三场】

(众鬼同上，判官上，堆鬼，同下。)

【第四场】

(刘世昌、刘升同上。)

刘世昌 (西皮摇板) 急急忙忙往前奔，
 不觉来到一窑门。
 (白) 来此窑门，刘升上前言道，你我在此借宿一宵，明日早行。
 刘升 (白) 这我会。
 我说有人么，走出一个来!

(赵大上。)

赵大 (白) 是谁呀?
 刘升 (白) 我们要到你们这来睡觉啦!
 赵大 (白) 你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
 刘升 (白) 什么小子? 你才是小子呐!
 刘世昌 (白) 吓，大哥请了。
 赵大 (白) 请啦，你们是干什么的?
 刘世昌 (白) 我乃行路之人，天降大雨，无有旅店，欲想在大哥处，借宿一宵，明日早行。
 赵大 (白) 这才是会说话的呐。这个不要紧，请到窑里坐吧。我与你牵着马。
 刘世昌 (白) 这就不敢，请。
 赵大 (白) 你看你们的衣裳，都淋湿啦，快脱下来，我与你晾晾吧。
 刘世昌 (白) 有劳了。请问大哥尊姓大名?
 赵大 (白) 在下，姓赵，哥儿一个，人都叫我赵老大。
 刘世昌 (白) 原来是赵大哥。
 赵大 (白) 请问客人尊姓吓?
 刘世昌 (白) 卑人刘世昌，乃四川华阳县人氏。
 赵大 (白) 但不知作何买卖?
 刘世昌 (白) 贩卖绸缎为生。
 赵大 (白) 原来是大买卖。
 刘世昌 (白) 小本钱。
 赵大 (白) 好说好说。我说你们还没有吃饭吧?
 刘世昌 (白) 这……前途用过了。
 赵大 (白) 得啦，得啦，哪用过? 咱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也不过粗菜粗饭而已，等我与你烫酒去。
 刘世昌 (白) 有劳了。
 赵大 (白) 慢着，我看这位客人，他行李里头，沉甸甸的，八成银子不少。我想我烧窑一辈子，也发不了财，不免将他害死，这银子都是我的啦。就是这个主意，老婆这来。

(赵妻上。)

赵妻 (白) 来了来了。当家的什么事?
 赵大 (白) 老婆，咱们要发财!
 赵妻 (白) 发什么财?

赵大 (白) 刚才来了二位客人，是一主一仆，乃是卖绸缎的大客商，他行李里头，全是银子，我想把他害了，这银子都是咱们的啦！

赵妻 (白) 害人我可不会呀！

赵大 (白) 别嚷，别嚷！

赵妻 (白) 你说害人，怎么个害法吓？

赵大 (白) 他们没有吃饭呐，你与他安排点酒饭，我把酒里头，与他下上点耗子药，他们吃了，不到一个时辰，管保他就跷辫子。

赵妻 (白) 这个，我倒能办得了。

(赵妻下。赵妻托盘子上，下毒药，赵妻下。)

赵大 (白) 酒饭到啦，二位请用吧。来来来，我与你们斟上！

刘世昌 (白) 有劳了。

(西皮原板) 好一个赵大哥多慷慨，
一霎时酒饭摆上来。
初次相逢承恩爱，
借宿一霄理不该。
明日里定要多谢拜，
昏昏沉沉倒卧在土台。

赵大 (白) 看他二人已经醉啦，待我将门倒锁上，咱们明个见。

(赵大下。)

刘世昌 (西皮导板) 时才朦胧将睡倒，
(西皮摇板) 一霎时心中似火烧。
是是是来明白了，
中了赵大计笼牢。
回头便把刘升叫，
奴才一命赴阴曹。
眼望着华阳县高声叫，
爹娘吓！
一命定然赴阴曹！

(刘世昌死。)

刘升 (西皮导板) 时才间醉酒将合眼，
(西皮摇板) 我心中好似刀来穿。
是是是来我知道了，
中了他娘的巧机关！
眼望着华阳县高声喊，
我的妈妈呀！

(刘升死。赵大、赵妻同上。)

赵大 (白) 天亮了，咱们去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光景是死啦。待我开开门，
喝，两人死了一对。

赵妻 (白) 这两个死尸怎么办呐，抬出去埋了吧。

赵大 (白) 不好，不好，倘若被人看见，那不是白做了活儿啦吗？有啦，有啦，咱们把他二人尸首，剁成肉酱，和在泥里，烧成了盆子，就是神仙也不能找寻着！

赵妻 (白) 好，等我拿刀去。

赵大 (白) 来，咱们动手吧！

赵妻 (白) 当家的，你看画上那个判官，他拿两个眼睛瞪我。

赵大 (白) 他瞪你，待我把他的眼睛与他剜了去！

(赵大剜判官眼。)

赵大 (白) 得啦，咱们这可发财啦，赶紧叫泥瓦匠，先盖起房子来再说！正是：
(念) 禹门三激浪，平地一声雷。

(赵大、赵妻同下。)

【第五场】

(判官上。)

判官 (念) 天理昭彰不可欺，未从起意神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看来早与来迟。
(白) 吾，判官是也，可恨赵大夫妇，图财害死刘世昌，又将吾神双目剜去，得我上奏阎君，便了。

(判官下。)
(完)